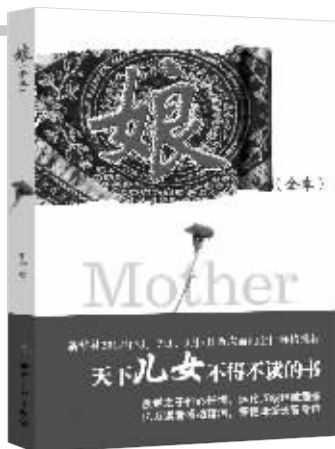


▶ 上期回顾:

娘带着我离开故乡后,就开始了流浪似的生活。为了保护我,娘和别人打架拼命,被打得奄奄一息。

叁

娘被打时
我只是站在旁边看热闹世界上
有很多有钱有势的母亲,
我只要我娘这样的贫穷卑微就够了。世界上
有很多伟大高尚的母亲,
我只要我娘这样的弱小平凡就够了。

《娘》(全本)

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作家通过11年的痛定思痛,从父亲抛弃母亲和自己开始写起,真切描述了湘西大山深处一位中国母亲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屈辱和苦难,全景记录了母亲牺牲所有的名誉,以血泪和生命抚养孩子、保护孩子,以品德和精神教育孩子、培养孩子的经历与恩典。母亲遭受社会和儿子的双重伤害与摧残,饱尝人世万劫不复的伤痛与辛酸,却依然充满百折不挠的顽强与坚韧、如山似水的博大与善良、穷且益坚的乐观与豁达。

本书一经出版,引起强烈社会反响,被誉为“天下儿女不得不读的书”。本报经授权连载该书部分章节。



作者简介

彭晓明,男,1964年11月11日生,土家族,著名学者、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出生于湖南湘西保靖县复兴镇,毕业于湖南吉首大学外语系。历任古丈县第一中学教师、保靖县文化局创作室主任、湖南张家界市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等,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代表作有轰动全国的长篇纪实散文《娘》(全本)及散文集《我的湘西》《祖先歌舞》等。

娘不忍心拖累姐,带着我和妹,开始第四次婚姻

流浪时间最长的当属古丈县茄通公社的上布尺。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和记忆。我童年少年的痛,我童年少年的恨,我童年少年的欢乐和甜蜜,都动不动就梦回那里,动不动梦里醒来,热泪满腮。

这也是一个土家族语的地名。我不知道汉语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是湖南湘西古丈县最偏远的的一个村寨。寨子不大,就三十来户人。田姓和金姓两家大户外加一孔姓人家。去上布尺的那天,我六岁,可以满山乱跑了。是继父带着一群人来接的,没有锣鼓吹吹打打,就一行人寂寞地走在高高的大山里。这是娘的第四次婚姻。

娘的第一次婚姻是嫁给古丈县断龙乡哈列车的史家,生育了我大姐、二姐和哥哥。上世纪六十年代,娘为了养活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带着他们离开了我那姓史的伯父,嫁给了我爹。史伯父高大英俊,是个裁缝。三年苦日子,裁缝的手艺派不上用场。一屋人跟所有人一样,天天挨饿。连山上的草和树叶都吃了,没有活路,娘只好带着我的姐姐哥哥改嫁。

娘讲,史伯父的饭量大得惊人,每天得到的汤汤水水都不够他一个人吃。娘只好带着我的姐姐哥哥另寻活路。这样,娘就有了第二次婚姻,跟我爹。我爹是个木匠,也是手

艺人。虽然我爹的手艺也同样派不上用场,但我爹居住的那个寨子是一个旱涝保收的好寨子,用娘的话讲,比我姐姐哥哥那个寨子好讨吃。而且那个寨子都是一姓人,三年苦日子,大家偷偷种点菜、养只鸡,也没有人去检举揭发。虽然吃不饱,也不至于饿死。所以,当有人给娘讲到我和我爹那个寨子的情况时,娘就跟史伯父商量着离了。为了孩子能够活命,史伯父也只好如此,孩子似的哭!娘跟史伯父讲:不哭,孩子养大了,就送转到你脚手边来。后来,娘没扯灰火(食言)。苦日子一过,真把姐姐哥哥送回了史伯父身边。

娘的第三次婚姻当然就是跟我妹的爹了。这样,我同娘不同爹的兄弟姐妹五个,同爹不同娘的哥哥姐姐两个。我的家庭背景具有了不可理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娘本来是想在彻土库照顾二姐的,但娘不但照顾不了二姐,还给二姐添了不少麻烦。嫁出去的二姐本来家境贫寒,帮不了娘,妹和我,可二姐天下第一心好,自己不吃不喝也要给我们。二姐夫自己都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哪里允许二姐帮衬我们?于是就常常毒打二姐。娘不忍心拖累二姐,就留下孤零零的二姐,带着我和妹远嫁上布尺,开始第四次婚姻。

附近村子都知道来了两个小“神童”

娘的第四次婚姻实在是远,远得走了一天也走不到头。那山,实在是高,抬头都望不到顶。看到山越走越高,路越走越陡,我恐惧得哭了。同行的一群人中就有人蹲下来背我。娘则背着更小的妹。背我的那个人就是我的继父,他跟寨子上的人一起接我们。

这背我的人姓金,他住的这个寨子就是上布尺。这个寨子坐落在半山腰上,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几级台地上。第一级台地上是田姓两兄弟。旁边有一棵巨大的枫树。第二级台地,是最密集的,有二十多户人家,都姓田。第三级台地,是一孔姓人家、三田姓人家和一金姓人家。孔姓和田姓的房子连为一体,很大。第四级台地,是金家四兄弟,也是连为

一体的,很大,但不是吊脚楼,没有下面的人家气派,左右两边都是园圃。还有一家姓黄,因是地主,没人愿意挨着他们,孤零零地立在一边。母子俩,娘身体不好,儿子是个哑巴。黄家成分不好,经常挨斗。虽然老被批斗,但风景黄家最好。

金姓继父在金家几兄弟中最小,宽肩膀,厚嘴唇,短腿脚,个子矮得站在那里时,不知道他是站着还是坐着。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女儿是个哑巴。家境极为不好,只有一间很大的房子。我不知道自然环境这么恶劣,家境这么贫穷,长相这么不好,娘怎么就嫁过来了,真不知道她看中继父哪一点。

娘把我和妹拉到继父面前,要我们喊他爹。爹死得早,从我记事时

起,我就不知道爹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开口。憋了老半天,还是喊了。继父也喊他的孩子喊我娘做娘。都是孩子,很容易听话,也很容易熟悉。日子虽然清苦,却也安宁。安宁的生活没有多久,日子就乱了。

在乡下,下堂的女人,即改嫁的女人,是被人看不起的。下堂的孩子,即随娘改嫁而来的孩子,也是被人看不起的。可我和妹的学习成绩偏偏最好,这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山寨等于放了一颗卫星。附近的几个村子都知道上布尺这个地方随娘改嫁来了两个小“神童”。

继父也高兴,时间长了,高兴就没有了,他的孩子成绩不好。有心不好的人常常在他耳边挑拨:你苦死苦活盘什么书?你各人的孩子读不

得书,盘去盘来都给她的孩子盘了,她的孩子翅膀一硬,就飞出去了,还认你这个后老子?你到时候两只手蹲(cún)到灰窝里,什么都米有。

继父一想,也是,就要我们都停学。娘当然不肯,于是和继父就不断地有摩擦,吵嘴、打架,那是常事。

一个好端端的家,就因为我和妹妹读书的事常年硝烟弥漫。开始娘跟继父的战争多半是围着孩子展开的。在娘的眼里,我和妹是没有爹的孩子,没人疼,没人爱,也没人管。我们是孤儿寡母,孤立无援。继父的儿子虽然没有娘,但毕竟一个寨子都是他们的亲戚,有人痛,有人管,有人爱,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那些亲戚都会围拢来帮他们。娘对我和妹就有了一种本能的保护。

继父被戳到痛处,发怒不准我们再读书

一次,一屋人正在吃饭,我跟继父的儿子不知道怎么吵起来了,还动了手。他讲那是他的家,要我滚出去。我讲这是爹的。他讲不是你爹是我爹,你跟你娘都滚出去。我听了,站起来就走。他以为我站起来是要打他,立马扑上来,给了我一拳。我就从小体育成绩就好,见他来招,我就接招,一个扫堂腿,把他扫倒在地。继父喝住了我们,用铁钳一个打了几下,算是教训。继父的儿子哭了,我没哭,继父就又打了我几下,我还是没哭,反倒看着继父儿子装哭的表情笑了起来。这可惹恼了继父,又狠抽了我几下,小腿肚和肩膀上都是又红又黑的印痕。

娘忙给我使眼色,让我也哭。哭了,继父就不会打了。我从小性格倔强,再疼都不哭。我来到这个寨子,备受欺负,继父却从来不管,我对继

父充满了怨恨,我哪会哭?这可把娘急坏了,当继父还要打时,娘放下饭碗,一把夺过铁钳吼:你要把学明打死是不是?不是你儿子你打起来不疼是不是?

娘哪里夺得过继父?继父讲:现在不教以后就教不了了!娘讲:哪有你这么教的?教一个不教一个,打一个不打一个!继父讲:明天都不让读书了!跟大人上工去!娘讲:哪门子(为什么)不读了?继父讲:不听话,读什么书?我盘不起。娘讲:你好好多?穿你好好多?盘不起?继父讲:就是不准读了,我港了算。娘讲:就是要读,你港了不算。继父讲:我的儿反正不读了,你的儿也不能读,一碗水端平。娘讲:你儿不读,是你儿啰阔(做事不认真)读不得书,我儿煞闹(了不起)读得,就是要读。

这下戳到继父的痛处,他对准

娘就是一拳头:好,我儿是枉耽精(差劲的人),你儿是文曲星,我就是不准读!

娘的嘴角破了,血流如注。娘立时像发怒的老虎,一口咬住继父的手,与继父厮打起来。

当继父把娘按倒在地猛打猛插时,我居然不知道上前帮娘的忙,而是站在旁边看热闹。这时,我才知道,我怨恨和仇恨的不仅是继父,还有娘。我恨娘把我和妹带到了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寨子,让我们在这被人看不起。

是的,我那时就是这么想的。每当有女人跟娘吵架时,听到她们恶毒地骂娘嫁千家嫁万家,骂娘不要脸,我就感到羞辱。我的尊严在幼小的心灵里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寨子上,在学堂里,我老感到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地讲我和娘的不是。在

农村,下堂的女人是低贱的,下堂女人带的孩子,当然也是低贱的。我想,要不是娘下堂,我就不会受到这样的屈辱。

我经常放学回家时看到娘跟继父或寨上人吵架,却从没问过娘为什么跟他们吵架;我就没想过娘不跟人吵,人家会跟娘吵,娘不惹事,人家会找娘惹事。我总责怪娘跟人吵架打架,却从没想过娘吵架打架是为了我们两兄妹不被人欺负。老牛护犊不惜舍命的娘,是在牺牲她的尊严来争取我们孩子的尊严,我却一点都不理解。我把自己和娘完全划开了一条鸿沟,娘在鸿沟那边,我在这边。我以为自己是铁面包公,简单地站在看似公正的立场来判断是非,来质疑娘的不是。尽管我从没当面质疑过,但在心里无数次质疑过、抗议过,甚至讥讽过。